



E-mail:hdzk@ycwb.com

2019年10月至今，广东省作家协会已相继召开全省长篇小说创作推进会、全省长篇报告文学创作推进会、全省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。

会、全省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、全省青年作家创作会议，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，广东文学将迎来又一个收获的秋天——

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著名作家何建明在暨南大学参加首届“庄重文中国非虚构文学奖”期间，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——

## 广东应成为报告文学的高地

□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周欣怡

记或纪实，属于非虚构一类，但对报告文学创作有值得借鉴的地方。私人化的非虚构写作，它有一种独特的眼光。写作上，如果只有宏观的眼光就不一定准确，可能好多东西看不到，所以就需要细腻、聚焦的微观的眼光、私人化的眼光，而私人化的写作，恰恰就有这种独到的、独特的自我感受，这是文学精神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

### 报告文学的独特之处和存在价值

羊城晚报：当下，有人说报告文学的社会批判性弱化，更多的是在唱赞歌。您觉得报告文学应该更多地歌颂，还是更多地批判？

何建明：首先，我认为报告文学不存在批判或歌颂必须二选一的问题。报告文学的特点就是反映当下，好的坏的都得表现。不是说一定要去唱赞歌，或一定要去揭露黑幕。

另外，歌颂美好在我看来实际上也是为了鞭挞丑恶，我们树立一个先进的典型，实际上是为了影响和教育那些落后的人，歌颂中带有批判。批判也是这样，批判坏人，也是在勉励和激励那些好人。批判和歌颂是异曲同工的，报告文学并不是说一定要写赞歌或是揭露，作为独立的作家，我认为他有权利选择。在当下中国，包括全世界任何一个写作者，都要看主流，反映我们的社会主流，是我们的使命之一。

第二，我们发现了问题，甚至看到了黑暗、丑恶的方面，我们同样要无情地记录，这就是报告文学家的品质，也是报告文学最初的起源，报告文学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。风云变化，有好有坏，都要去写，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标：推动社会发展，让每个人都对社会有正确认识，这就是报告文学的作用。

羊城晚报：在新媒体时代，新闻信息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，包括报告文学在内的传统文学形态，逐渐被边缘化，您觉得报告文学应该

怎样去应对新媒体时代的挑战？

何建明：首先，我不觉得文学被边缘了，报告文学足够有实力，足够有自信。例如我写的《浦东史诗》就是新媒体替代不了的。因为报告文学有它的独特性、影响力，只要写得好，它依然会有强大的生命力。其次，这不能表述成边缘化，而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某些形态或传播方式上的变化，这种变化更要求我们报告文学作家要与时俱进，变得更强。

新闻媒体尤其是新媒体的发展对我们的影响很大，给我们快速地提供信息和素材，作家要适应这种形态。而媒体也可以从报告文学里获得新鲜的东西，明白除了新闻稿以外，还能以另外一种方式书写同样的现实。

羊城晚报：如何让现代人对报告文学感兴趣，或者说如何让报告文学吸引更多的当下读者？

何建明：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发扬报告文学的快捷性、新闻性的文体特长，也要加强它的文学性，这两点一直是报告文学的特征，偏废一方都不行。

从速度上看，报告文学确实比不过新闻媒体，但如果报告文学太慢了，陈年旧事、残羹冷炙再拿出来嚼味，就没什么意思了。文学性是需要报告文学作家特别注意的，现在个别作家盲目追求速度、效率，粗制滥造，写出的只是“报告”，失去了“文学”，那么这种报告文学作品就一定是劣质的，甚至都不能被称为报告文学。报告文学就应该在新闻性、文学性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，展现其独

特之处和存在的价值。

### 对广东作家的期待和建议

羊城晚报：在您看来，广东报告文学在全国处于一个怎样的位置？

何建明：广东报告文学在改革开放初期做得很不错，但我认为在中期的一二十年间有所衰落，最近五六

年又开始成长了起来，尤其近几年来广东的报告文学作家迅速崛起，这一点我觉得很欣慰。广东的发展迫使我们的报告文学一定要跟着时代的步伐走，否则我们对不起这块土地。

广东省委宣传部领导、作协的领导都非常重视报告文学的发展，下了很大力气邀请名家讲课、开作品讨论会、办学习班，这些都是加强文学队伍建设抓好作品的重要环节。

我认为再过三五年时间，广东绝对可以出大作品、好作品，广东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国报告文学省市级的高地。现在已经呈现出这样的态势，人才的高度已经显现，接下来就看作品了。

羊城晚报：这种趋势是不是因为广东地区有着独特的资源和有利条件？

何建明：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，广东社会的发展是我们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种模式、一种形态。广东走在前面，广东的写作资源肯定比其他地方多得多，所以它算是一种方向性的引领。

羊城晚报：您对广东报告文学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期待和建议？

何建明：我希望广东报告文学作品和作家能继续朝气蓬勃地走下去，同时更加努力，不要急于求成，抓好作品，抓独特的作品，抓我们广东特色的作品，抓具有广东前沿（特色）的作品，这是我们报告文学的重点。我相信包括广东报告文学在这方面下功夫，会取得很大的成果。

羊城晚报：广东报告文学作家们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？

何建明：一是在文学性上要加强，二是生活方式需改善。不能简单地去采风就完成任务，调研还得要扎根，不仅在现场扎根，还要在心里扎根，要有对时代的整体性看法和文体的把握。广东作家还处在

一个上升阶段，空间还很大，要带着感情信念去写作。



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》主编、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贺仲明：

## 批评家要关注文学现场

□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

构文学、新时代文学研究，作家作品评论，包括海外华文文学研究。

羊城晚报：在编辑审稿过程中您有哪些标准？

贺仲明：作为主编，一个是领导刊物的编辑团队，完成刊物的编辑出版发行的所有工作，具体来说，最主要的工作是在稿件的选择和编辑方面，按我的标准，文学评论文章质量第一，要有思想含量，要有创新，较好的表达，这都是最根本的要求。

羊城晚报：办刊方向和主要

目标？

贺仲明：我们会继续关注网络文学，体现粤港澳地区的特色，粤港澳地区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岭南文化，第二个就是现代城市群，高科技比较发达，栏目的设置和办刊适当要凸显特点，现代高科技的发展，前沿的问题，人工智能，网络文学，科技与人文，科技发展带来人文的观念的变化，等等。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，但是视野点要更宽阔更有高度，还要有一定

的篇幅来关注支持粤港澳地区的文学文化，适当地侧重于粤港澳地区的发展。

羊城晚报：您怎么评价当下广东文学批评现状？广东文学批评在全国处于什么样的位置？

贺仲明：广东文学在全国文学发展中，作出了很多贡献，但有影响力的作品不多，文学地位不如经济地位。就文学批评而言，广东有不少优秀的批评家，但是没有形成团队的效应，也没有达到在国内批评界有影响力的高度。

文学批评要有自己独立的声音，近些年虽然有“粤派批评”的说法，但这只是一个整体的概念，还应该有更高的期待，广东的文学批评界与创作关系不是特别密切。

羊城晚报：广东新生代批评家在当呈现怎样的面貌？

贺仲明：文学发展还是要靠年轻人，包括“70后”“80后”“90后”，广东青年批评家还是比较活跃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势。但从个人来说，一定不能太浮躁，要真正写出有分量、有价值的批评文章、著作，从整体来说，形成自己独特的声音。不要简单地人云亦云，失去了创造性。注重文本细读，不要太空泛太浮躁的批评，要落到实处。作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，要有理论的高度，有对文学的

独立素养。从整体上说，文学批评，尤其是青年批评家，还是要关注文学现场、文学现状。

羊城晚报：也有人认为当前的文学批评存在失语现象。

贺仲明：现在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，批评的现状跟整体的社会氛围相关。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，文化氛围比较浓厚，当下经济主导，消费文化对思想的多元构成了一定的限制和压制。当前不仅仅是广东，乃至全国文学批评界，都有缺乏阐释解释能力的问题；面对文学现实，缺乏概括能力，缺乏有针对性的批评，此外学术评价体制也是一个原因，批评学院化的弊端一直存在，学术体制限制了创造力，学院化批评四平八稳限制了创造性，批评家百分之九十都在高校，缺乏灵活性。

羊城晚报：批评家在当

时发展还是要注意到整个社会

贺仲明：文学发展还是要靠

年轻人，包括“70后”“80后”“90

后”，广东青年批评家还是比较活

跃的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态势。

贺仲明：从个人来说，一定不能

太浮躁，要真正写出有分量、有价

值的批评文章、著作，从整体来说，

形成自己独特的声音。不要简单地人云亦云，失去了创造性。

贺仲明：注重文本细读，不要空

泛太浮躁的批评，要落到实处。

贺仲明：作为一个优秀的批评家，要有理论的高度，有对文学的

## 周洁茹：最真切的悲悯应该在最深处

□邵栋

不过和一般尝了甜头一条道写到黑的小说家不同，事实上您后来并没有再尝试网络小说，现在还会有什么新尝试吗？

周洁茹：可是我写的时候并没有任何意图，如果被归入网络小说什么的，我觉得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我以前写什么，以后写什么，都不会被任何归类和评论影响。像我1997年发表的小说《看我，在看我》，还在看我》，一个向电子游戏《沙丘》致敬的作品，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却被“学界”找到，“成为‘同人小说’起点推断的实证”。可是这一切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。说起来确实不可思

议，我开始写一个小说的时候并不知道我会写出一个什么，有时候小说的发展和结局都不是我自己能够控制的。我尝试一切不同的写作方法，但永远不改变内核，也就是说，我永远坚持这一点：我要写什么，以及我不要写什么。

周洁茹：我喜欢简洁，一切简洁。邵栋：我感觉您小说的核心是人物性格，故事的推动常常由一些精致有趣的对话来进行。人物有名字，但背景是淡的，对话非常口语化，语言生动跳脱，常常让

我想到和您面对面说话的感觉，很多人都盛赞您的语言。

周洁茹：我喜欢简洁，一切简洁。刚才还跟一个朋友抱怨，为什么大家都是写小说的，别人写了三万字还能又吃又喝的，我写到三千字的时候就虚脱了，不用热水冲一下自己都撑不下去。我的朋友讲那是因为你总在自己的小说里两人对话还对战，能不累吗？我说我也可以不累，只写情节。我的朋友说那你会甘心吗？好吧，我的风格也许就是一个空房间，一张单人床，拖鞋也不需要，一次性的是不是一次性的都不需要，我就

坐在单人床上好了，电脑放在大腿上，太足够了。如果东西太多我就会喘不过来气，我也曾经说过我做梦都梦到我被东西们挤死了。这也是我的终极理想：一个空间，一个人待着。

邵栋：您的新作《小故事》里尤其让读者注意的是《油麻地》，这一篇与之前的《佐敦》一样，是您写作风格的新面向，有着一种很成熟现实主义特色，让许多过去只看到您现代派一面的研究者惊掉了下巴。我觉得这或许证明了您写作的宽广度，有时候是非不能也，乃不为也”，而小说中

的那种悲悯态度特别真实动人，可以说说这种尝试的感觉吗？

周洁茹：“惊掉了下巴”，不是研究者会使用的句子，那是小说家句子，但我不会用，我很少使用那些很过分的句子。我也很少写《油麻地》或者《佐敦》那样的小说，对我来说太容易了，我也知道是研究者喜欢的类别，我偏不写。最真切的悲悯应该在最深处，一切表现出来的态度都不是真的。太容易有时候也是一种妥协和迎合，我还没有到达与一切妥协的年纪。我就是这么想的。青春就是用来挥霍的，才华也是。

## 香港作家系列 16

### 结局不是我能够控制的

邵栋：《小妖的网》和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常常被读者拿来作对比，但是在学界看来，后者除了在题材之外，基本上是通俗恋爱小说的类型。而《小妖的网》却可能是严肃文学与网络媒体的“第一次亲密接触”，就比如说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里面男女主角的网恋最终都指向了线下的传统爱情，但网恋本身在《小妖的网》中，就成为了描摹人美孤独的方式，从这一点来看，《小妖的网》对于网络的理解，要更深

